

观沧海 编

超越坎珂

山东文艺出版社

老五届
风云录
三十年

“老五届” · 三 · 十 · 年 · 风 · 云 · 录

超越坎坷

山东文艺出版社

-5



5

-5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坎坷/观沧海编.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9
(“老五届”三十年风云录/观沧海编)

ISBN 7-5329-1749-5

I. 超… II. 观… III. 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9776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2 插页 199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5.00 元

出版说明

《“老五届”三十年风云录》丛书，是本社为“老五届”人讲述自己大学毕业后三十年的风雨历程所提供的讲台，因而作者全为“老五届”中人，所述主要是离校后的情况；文体以回忆录、散文为主，兼用其它纪实性文体，不取小说、诗词等创作成分重的文章。文责自负。编排上，因同是“老五届”中人，不论身份地位高低，所以除选取个别内容厚重、写作优秀的文章排在首位外，余者一律按作者年龄为序。文后所附作者简历，只注出汉族以外的民族；毕业学校均用当年名称，毕业时间则为应毕业的时间；作者的社会职衔，未注明的不强求写，已注明的则只取全国以上的写（文中已写明的亦不再注出），以简为要。

为使更多的“老五届”人参与其事，每本书后均附有征稿函。只要客观允许，本丛书将陆续出下去。此外，本书还设有“寻呼台”，为“老五届”人寻找失散了的“老五届”学友提供服务。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Robert', is located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作者与读者

(代前言)

这套丛书的作者是“老五届”大学生。

“老五届”，这个不甚规范的称呼，在 80 年代落实有关政策时，曾时有提过，如今，连身为“老五届”中人也淡忘了。其实，所谓“老五届”，就是指“文革”前入学，“文革”中毕业的五届（1966—1970）大学生。当年，也曾有人戏称这批人为“末代大学生”。

突如其来的“文革”，搅乱了他们的大学生活。离开学校时，多数人被送到“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少数人直接到了与本专业无甚干系的最基层，所谓学冶金的去打铁，学石油的去卖油，在当时都是见怪不怪的平常事。他们身同“老三届”（“知青”）的弟弟妹妹们一样战天斗地，艰辛备尝，头上还多了一顶“臭老九”的帽子，以至于走出“广阔天地”后，也难能用上所学之长。国家大乱之时，这批人的命运，犹如断线风筝，随风飘荡难自主。但

是,无论飘落何方,他们总能在栖身的一角,默默地尽心尽力地去做那份无论离所学专业远近的工作。到国家由乱而治的年代,他们已经成熟了,先是陆续回归专业本口,逐渐成为业务骨干(也有人在与所学完全不相干的工作中,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从头学起,已成为这个行业中的骨干);继而又有很多人陆续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挑起了社会赋予的重担。他们已成为当今社会无可否认的中坚力量。

这批人,命中注定要与共和国同命运——共和国诞生之际,正是他们接受教育之始。共和国“文革”前十七年的风风雨雨,点滴不漏地渗入到他们的学业中、灵魂里,铸成他们可悲可喜、可感可叹的特性。其中最本质的是他们的忠诚、律己、踏实、负责。凭此特性,国家大乱之时,他们道路坎坷却没有沉沦;国家大治之时,他们手握各种权力也多能奉公守法。离开学校后的三十年风云变幻,他们已稳稳接下了父兄的重担;而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之初,他们又将陆续退出社会舞台。当此之际,这批已过知命之年的人,没有话要讲吗?有话讲,有很多话要讲,这便讲出了这套丛书。

讲什么?不是诉苦,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吃苦是平常事。文弱书生下基层,干活累,吃住难,他们讲来竟很平淡,因为比起他们亲身感受到的基层群众长年累月的困苦、艰辛,他们并不以为自己有多苦;何况,他们也不怕苦,视筋骨皮肉的劳累为人生的磨炼,而那磨炼则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比起当时前途更加茫然的“知青”弟妹们,他们有一份工资和不论好歹的工作,似乎应知足;但只因比“知青”们高了几年学历,也就比“知青”们多了几层“臭知识分子”的精神屈辱,讲起来反倒更沉重。不过,这与其说

是诉苦,不如说是反思,因为那种把文化、知识踩在脚下的痛苦,并不是他们个人的,而是社会的,历史的。到文化、知识重受社会推崇的时候,他们当年被迫中断了的学业,被迫改换了的专业,都成了他们评职称的障碍,而更重要的是成了他们渴望报效祖国却自感知识不够的深层痛苦。此时,他们大都过了不惑之年,仍需奋起直追,甚至同子侄辈一起重进课堂,重进考场。对此,他们讲得苦涩,也讲得自豪,因为他们并没有认输,没有自暴自弃。他们的自强不息,赢得了社会的承认。

但他们也不是为炫耀,只为这段人生没有虚度,这段人生应当成为社会的精神财富。三十年来,这个群体无声无息地工作,鲜为人所知。其实,他们之中并不缺乏地位显赫、声名显赫、成就显赫的人,他们不平凡的业绩,是拼搏出来的,理当为世人所知;而更多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人,没有惊天动地之举,他们作为社会的中坚,凭的是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工作,凭的是自尊自强的人格。他们以平常之心,讲述自己普通老百姓的故事,不以文学风采取胜,更无哗众取宠之意,只以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感情,为社会留下真实的记录。

这套丛书的读者,也是“老五届”大学生。当然,也还有其他人。

“老五届”的人,有着大体相似的文化背景,大体相似的经历,大体相似的心路历程,即使无暇自己讲自己,也定然想看别人如何讲他自己,如何讲那段大家都曾有过的岁月。或者,人过半百,更易怀旧吧。只是温故而知新,怀旧也并不都是感叹,对人生总是有益的。因而,这套丛书,首先是“老五届”人自己写给自己看的书。

其次,这也是一套写给“老五届”子女看的书。“老五届”人的子女,如今大都长到当年父母身为大学生的那般年纪了,风华正茂,置身于与父母不同的社会环境里,并不了解自己父母的过去。但是,就像“老五届”人当年也想了解他们从旧社会走过、从枪林弹雨中奋斗过的父辈一样,他们的子女也渴望知道他们走过的道路。这套“老五届”人亲手所写的书,没有说教,平易近人,“宛如平常一段歌”,会让他们的子女和子女辈的新一代大学生们,感到亲切可信,生动有趣,有益于沟通两代人的感情。

再次,文化学者、历史学者等社会学研究者,也会读这套书。因为这个群体同“知青”一样值得社会注意。这个群体所受的教育,是共和国诞生之初的十七年教育史,有许多利弊得失值得研究;这个群体的成长,是共和国由乱而治而改革开放的成长史,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总结。研究这个群体,对于共和国的历史及其未来,都有它的实际意义。这套书,饱蘸“老五届”人的心血,真实地写出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成败得失,是难得搜集的社会研究资料,肯定会对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工作有助益的。

最后,与“老五届”人属同时代的人,尽管没有“老五届”的大学生身份,却也同时感受到那段历史的酸甜苦辣,想来也愿借他人之杯酒,浇自己之块垒,读一读这套书的。即使当代人,难道就不想了解逝去并不远的这段岁月吗?这样说来,这套丛书的读者或许不会太少。

“老五届”人约有百万之众。如果人人动手写自己的故事,人人翻看别人写的故事,那么,这套书会经久不衰的。

观沧海

1999年3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作者与读者(代前言) 观沧海(1)

多味人生还是人生多味 崔治中(1)

贫贱忧戚 玉汝于成

——记我的同学王成喜 陈启明(46)

山路弯弯 李振德(58)

情留川东山水间 戴永夏(72)

“弃文从工”的苦与乐 刘世昌(83)

知生命之不永,唯奋斗而已 于联凯(95)

沧海桑田卅二年 史天经(106)

军农絮语.....	俞 珍(115)
秦陇之忆.....	杨闻宇(126)
梦里情怀.....	刘义亭(131)
超越坎坷.....	阿木兰(145)
快乐老家.....	于凤湘(170)
杀猪.....	武凤英(178)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	范正斌(185)
沉湖农场琐记.....	祁诚进(192)
遥远的唐古拉	
——援藏生活散记.....	曲厚芳(201)
肩负起历史的责任.....	周 卫(223)
旅痕.....	奚学瑶(242)
我们并肩前行.....	陈 钟(252)
大荒烟云凝笔端.....	孟令哉(264)
留在本世纪的挣扎.....	曾绍义(273)

附:

寻呼台.....	(288)
征稿函.....	(290)

多味人生还是人生多味

崔治中

我选用这个题目，因为我不知道究竟是用“多味人生”还是“人生多味”好，就好像我不知道我自己一生的经历究竟是甜还是苦、是酸还是辣、是涩还是……还要细细去品味。

1990年1月6日，美国底特律国际机场。我和妻子秀娥来到了海关出境口，我停住步犹豫了一会，但还是递出了我们的I—94卡。在美国留学六年多，已进出美国数次了，入境时拿到美国移民局签发的I—94卡作为临时在美国合法居留的凭证，出境时交出，作为已离境的记录，这是很自然的。但这次不一样，这次交出I—94卡，意味着向即将自然获取“绿卡”的来自大陆的中国人正式告别。

我坐在飞往上海的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波音 747 客机的机舱里,再过几分钟,就要起飞了,就要回家团聚看到离别多年的老母和三个子女了,但我却一点也没有回家时那种应有的欣慰和轻松。我眼睛直直地盯着机场上晴朗天空下一架架银白色的飞机,但脑海里在想着未来的同时,却闪过一幕幕历历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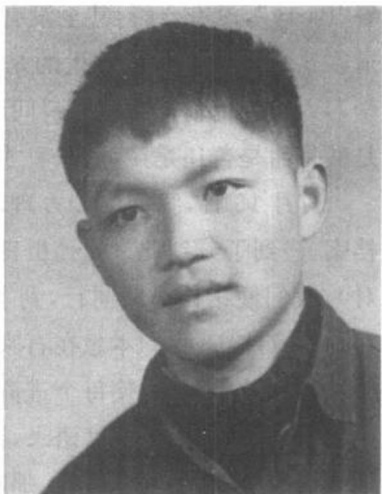
身处社会底层 珍惜短暂人生

我不满十岁时,因父亲被判刑二年,顿时沦为了“黑五类子女”,滑到社会的最贱层。十二岁时,为生活所迫,母亲带弟弟投奔刑满后被强制留场工作的父亲,我开始了孤身一人在南京上学的的生活。开始时,我寄身在邻居家,后来住进了中学的寄宿生宿舍。由于没有家,也没有其它可去之处,我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了学习和各种公益活动。

1961 年我高中毕业,尽管我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但不知我是因自感家庭出身不好,还是出于响应祖国号召,或是因为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我全部选报了农学院。从全国一流的北京农业大学,到江苏一流的南京农学院,最后是原苏北农学院,我报的都是农学专业。最后是被苏北农学院录取,服从分配改学兽医专业。

苏北农学院的前身是 1906 年创建的南通学院农科,1952 年搬迁到扬州,虽然是个只有农学系和畜牧兽医系两个系的学校,师资力量却很强。各门主干课程的主讲教师,都很有学问,讲起课来各具特色,都是一流的。五年的大学生活,我受益匪浅,为我后来的成功打好了牢固的基础。

1966年6月初,我们这批在山东生产实习的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被提前一个月急招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校园里混乱异常、斗来斗去无休止的运动,我心急火燎地盼望着早日毕业,尽快走向工作岗位。但是,从1967年8月中央决定66届毕业生开始分配工作,直到1968年3月,我才等到我要去的河北省“革委会”分配办公室的通知,说是全省范围内各派之间的“武装斗争”已经告一段落,可以去报到了。



1966年2月·扬州

我们学院虽然不大,毕业生却是全国分配的。我们兽医专业近七十个毕业生,一半分在江苏省内,一半面向全国。在省内的多为地方基层,出省的则多数到中央直属的有关单位,约有十人要到山东、河北、新疆等地。江苏人大多不愿出省,更不愿到北方,特别是那些年龄较大的已结婚的同学;而中央直属单位都标明是“机密”和“绝密”单位,与“黑五类子女”无缘。审时度势,我仅有的选择只能是去新疆或是去山东、河北,我将绝对服从分配。因此,在大多数同学焦虑不安等待结果时,我却心平如镜——像我这个“黑五类子女”又是孑然一身的人,命运早已定格,究竟是到新疆还是河北或是山东,对我来说,毫无区别。分配方案宣布后,不知有几家欢乐几家愁,但在近七十位同学中肯定是多家欢乐多家愁。命运一定,各自卷起铺盖,各奔东西。没有聚

餐“Party”，没有合影，甚至没有道别，一幅凄凉景象。没有人知道在这一天中同学间产生的是恩还是怨，大家在一起同窗学习生活六年的情谊似乎就在瞬间逝去了。至于当时其他人尝到的是酸是甜是苦还是辣，后来我才逐渐略知一二。

3月16日，我回学校办理调配证、户口转移证及有关个人档案，碰到了分到北京的孙祖良和分到河北的张云倩（他们是一对），我们便结伴一路同行，到了当时的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所在地石家庄市。我们本想在石家庄市逛逛商店，但突然掀起的向伟大领袖效忠风，迫使每个进商店的人先要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再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弄得我们想买东西也不敢进商店了，只好在马路上闲逛一会。那时，刚刚作为省会的石家庄市，正在建设中。三月里春风一刮，尘土飞扬，感到非常扫兴。得知主管毕业生分配的机构仍在原省会——保定办公，第二天又赶往保定。我们被告知，为照顾起见，我们学校来的四个人均分配在南部的沧州和邯郸地区。后来知道，这两个专区是河北省最穷的专区之一。张云倩是女生，孙祖良又分在北京，我理所当然地让她先挑了离北京较近且又在京沪线上可直达苏南的沧州的一个名额，而我自然就选了不需再选的邯郸地区，不可能也“发配沧州”。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位和蔼的中年妇女，她告诉我们，一场大的武斗刚刚结束，街上还不断有人开枪。她好心地劝我们赶快离开保定。前后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就办完了报到和再分配手续，反正“分配没商量”。我和张、孙二人当即南北各自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从此一别十多年。

第二天一早，一到邯郸，我自然前往邯郸地区“革委会”毕业生分配接待办公室再报到再分配。走到办公室门口，又碰上了朱

美蓉同学。我们学校分在河北的四个人，此时只有范利民同学还没有来了。分配办的工作人员说，只有临漳县、馆陶县、丘县三个县要人。朱美蓉也是女同学，我让她先选了较靠近铁路线的临漳县，自己随后选了紧靠卫河边上的馆陶县，把丘县留给了还没有来的范利民。我当时选馆陶，只是看中了卫河，但没有想到，这个馆陶县就是因1963年卫河发大水，由于不便管理，山东省才把被淹过的河西这一块地方送给了河北省。实际上，在邯郸地区所辖的十七个县市，馆陶和丘县竟是最穷的两个县。省、地两级分配办都把我们几个人照顾到全省最穷的地区最穷的县了。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没有用。在那个年代，我们既没有讨价还价的习惯，也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力。我们是党培养的，组织上叫到哪里就到哪里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在地区分配办也只花了二十分钟，就办完了一切手续。

3月27日清早，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就要去我有可能在那里工作生活一辈子的地方了（那时我必须对前途做好这种思想准备）。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从邯郸出发，行走了两个小时，走过了一段几百米宽的几乎无寸草的沙河，路牌告诉我已进入馆陶县境界了。县城虽然位于最东边的卫河边上，但馆陶不大，东西宽度不过十公里，汽车即使只以每小时三十公里的速度行驶，也没等我再多联想，就已到了县城。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带着简单的行李，径直到了县“革委”。政工组组长亲自接待了我，可能我是第一个来报到的毕业生，他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了有关毕业生分配方案的上级来文。在花了十几分钟对我做了有关馆陶县为抗日根据地的革命传统教育后，随即给县农业局打了个电话。那时候人的工作效率似乎比现在高得多，不到十分钟，县

兽医站站长王吉昌就骑了自行车来接我了。馆陶县的县城就是一条街，县“革委”在东头，县农业局在西头，坐上三轮车只几分钟就已跑遍了全城。县畜牧兽医站已有七个国家正式技术干部，在兽医方面主要是一个65届的河北农大本科毕业生张家声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兽医老回，现有的技术力量也足够。那时农业局里，每个技术干部不论结婚与否都是一人一间房。我被安排在家声房间里住，显然这里还不是我的岗位。不久，我就被派到一个村子里去“抗旱”，也就是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到北方，在农业局机关里吃饭，我就已受不了了。玉米面窝窝头是主食，但对吃惯大米的我来说，真是难以下咽。开头几天，我不得不把窝窝头剥碎了煮了再吃。但到了乡下，连玉米窝窝头也是难得的上等品了，日常主食只剩下山芋面窝窝头了。这种窝窝头，颜色比地道的非洲黑人的皮肤还黑，虽然吃到嘴里还有一丝甜味，但一咀嚼起来就会感到里面满是细沙。这也难怪，山芋面就是将山芋切成片后直接在沙土地上晒干后磨成的粉。就这样，白天下地和人民公社社员一块劳动，晚上再参加各种毫无意义的“大批判”会。不仅生活艰苦，精神上更是无聊，真是度日如年。一直盼望赶快走上的工作岗位竟是如此。好在只抗了三个月的“旱”，我就又被派到离县城十公里远的柴堡公社兽医站。柴堡兽医站只有四个从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的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二十刚出头的小兽医，分管六个公社的猪马牛羊鸡犬的疾病诊疗。虽然这里什么工作条件都没有，但毕竟我能搞自己的专业了。在那个天天“群众斗群众”的年代能从事自己的专业算是最好的“世外桃源”了，除了生产队的饲养员来找我外，没有人来管我，我也不去管任何人的事，也不必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虽然干不出

什么大事情，但总能做一点我能做的事情。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各生产队巡回诊疗，不管哪儿有病畜，不论刮风下雨，我都随叫随到。应该说，我是一个善于仔细观察又善于分析比较的人，再加上仍不断地看各种各样的书，西医的中医的……一年下来确实积累了不少经验。

当兽医的本事不仅在于看好病畜，可能更显本事的是要说清楚那些治不好的牛马是得什么病死的，这可是要立即开膛剖腹立竿见影的。在馆陶这一片干旱穷困的盐碱地上饲养的牛，那时最常见的致命性的病是穿伤性心包炎及真胃积食。得了这两种病不会马上死，可以拖上十多天。对这类病重要的不是治（因为肯定治不好），而是做出正确和肯定的诊断，建议屠宰。如果你看不准，治了十多天花了很多钱，最后还是死了，农民要抱怨你的。相反，如果你说是什么不能治好的病，开了肚膛又不像你所说的那样，也要给你添麻烦。开头一年，我不吃人家的，不喝人家的更不拿人家的，只与饲养员打交道，连大小队干部都不认识。但这样做，有时反而连诊疗药品费也收不到。我这才发现，这样做太书生气了。我也开始习惯与大小队干部在一起吃和喝，我也真把酒量练出来了。有一次，东徐庄村一头价值五千元的大公骡子要做阉割手术，以便好调教。大队书记老徐几次亲自求我做这一手术。实际上，阉割术只是一个小手术，但最怕术后动脉结扎不牢出血不止或由感染引起的破伤风。当时一头五千元骡子是一个生产队的大半壁家业，一个村的人都把它当做好大的事来办。我虽然告诉他们我从来没有给大骡马做过阉割术，但他们仍只相信我这个兽医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在我的指挥下，一伙人轻松地把骡子撂倒捆绑住四腿，随后，我干净利索地阉割掉两侧辜